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華歆忤旨	陳羣蹙容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桓溫奇骨	鄧艾大志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樽里智囊	邊韶經笥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買妻耻醮	澤室犯齋
馬右大練	孟光荆釵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鄧通銅山	郭况金丸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淳于炙輶	彦國吐屑	太真玉臺	武子金埒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不究閱市	董主下帷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相寶黃雀	毛寶白龜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三 韋賢滿籬	夏侯拾芥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三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三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三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三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三 伊尹負鼎	竊戚扣角	趙壹坎壈	顏驥蹇利
四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四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四 葛亮顧廬	韓信舂壇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四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孔伋緇袍	祭遵布被
四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五 暴勝持斧	張網埋輪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五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五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伊籍一拜	鄴生長揖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豫讓喬炭	鉏麇觸槐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甄右出拜	劉楨平視	胡嬪爭櫛	晉武傷指
石慶數馬	孔光溫樹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欒巴喫酒	偃師舞木	德潤備書	君平賣卜
寶玉潤	疾舖水清	衛右髮鬢	飛燕體輕

石沉酒	劉俊解醒	趙勝謝覽	楚莊絕纓
惡來多力	蜚廉善走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張憑理窟	裴頡談藪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廣漢鈞距	弘羊心計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鄴寄賣友	紀信詐帝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南風擲孕	商受勸涉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史丹青浦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
 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
 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
 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
 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
 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
 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
 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
 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

成帝者元帝之子也

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三
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
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
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
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太司徒湛目陳
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舊書王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
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
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筋
為之悲泣謂韓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
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州珍異所出

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
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
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
金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洽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
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
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
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為治
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僨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顯縱好
飲清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

泉

時州里稱阮放為安伯都鑒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千壹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九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傳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臬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茅伯散騎郎張疑以狡妄為猪伯而聃以狼戾為瓊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容

華儵譜序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

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

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立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寔或作慙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踈通亮達恢廊有太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整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

養濟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
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
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瀆意甚惡之主
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
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
詔瀆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盡鵠
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
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
也瀆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
瀆解縛受璧焚櫓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
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昇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
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歲吾其為
公乎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
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
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
厚待之步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
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因謂
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
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
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隊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羣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石稜巽作蝟毛樂孫仲謀晉宣王之濟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太司馬南郡公

魏志

鄧艾文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大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何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獲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

之語材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壘白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
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全脩解脩曰
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
女子好字壘白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
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同入祠欲乞食了無
忤容為入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
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
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狄

儀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
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為萌生去本趨末
耕作之業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
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至
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八部口辨曾書曰假卧弟子秋朝之日邊孝先腹
便使懶讀書但欲眠詔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
為字腹便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朝出何典記朝者大慙詔之
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喝不肯前以足跑
地父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計得石椁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焉其文文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
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
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公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
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
云已父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
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
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
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醜

睢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
父薪推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
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
餓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
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

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
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
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
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
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
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素脩行盡敬宗
廟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
妻子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
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
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
事成人嘗父疾太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父疾後
當大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
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
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
但慮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
性淳篤恩情不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
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
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官園愈自謙肅能誦易
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
不加緣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

醜而黑力舉石自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媵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者之服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燕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

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速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拒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鄧通銅山

郭況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灌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虎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各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死上曰能富通在我也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齧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是時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使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

後漢郭况真定真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右第貴重賓客輻湊况

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繡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馴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未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

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
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彙要
嬰之為久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
日云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
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
談天術彫龍炙炙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
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
如炙輶也術輶謂二驪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
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大尉王
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骨罪罪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州刺
史焉

大真玉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
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
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
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婿公自有誓意答曰佳婿難
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
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數日公報姑云已得婿處門
地背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
女以手披紗翳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下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

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登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

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其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蘇

表紹之命道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
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
有志出處異趣免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
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會卒擊虞作昭
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
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
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
張之但得一雙鳧焉後天下至棺於堂前喬曰天帝
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華於城東

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
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剋劑不
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
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
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
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
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及竟殺之廣
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
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引挽
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
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恰而汗出因

以著粉身體輕便而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
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
多事苟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
秦時下士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
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
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
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文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瑾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
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
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
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
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
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
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
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
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
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

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聞相殺傷長安
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
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
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隍陽職當憂是以問
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平盡郡
郵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
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
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諸者令到獄吉閉門
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赦天下郡郵獄賴吉得生恩
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
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聞知吉有舊恩不
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
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生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羨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藏過
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
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
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
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
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
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

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執行部去
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
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淨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德
行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園觀獸後宮皆坐熊佚
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德行
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
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
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
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未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

言而止太右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行後趙
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
上考問使行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
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
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矜閱之贈
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
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
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
俗儒守之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
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
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

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傳以父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帝王帝兄素
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及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
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
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
九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
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
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
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以壽終家
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傳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
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姿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傳
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姿姿容有盛
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揚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
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

箱中唯食黃花百餘白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而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極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魏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久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

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右頸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冊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右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

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
 閔王逃亡而弑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
 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
 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
 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
 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
 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
 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念吾終身無兄
 吾聞河濶九里漸如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
 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
 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蒲羸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

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
 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
 仕自賢始少子女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
 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籬不如教子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
 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
 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論
 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右尚書故賜
 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
 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因
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為他賓設黍
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為
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
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
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僕主戲耽
素有藝名借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
表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
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
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

匈奴單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
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
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
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
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
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
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
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
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衆字仲師南河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
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
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
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衆

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
嗚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醜夷獨拜帝
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
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
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
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
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
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
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
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

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
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纈三百
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其遂放之
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
天帝令助君償倩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倜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
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
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
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非
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
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

彼秦弃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術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兵報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牋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勤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

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
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
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
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妻甚寵之評其家屬說是
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
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
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裔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裔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裴頠
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
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
百官及侍衛散遺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
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帳帝深哀嘆之

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豈侍中血勿去元帝表
贈太尉謚曰忠穆祠大年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
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
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
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
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
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
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
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
東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
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久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士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父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父之蜀人揚得意爲狗監侍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王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竊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斫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紐布單衣適三觴從昏飲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趙壹坎壈

顏驄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持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

入救得免乃貽書謝思為窮鳥賊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召勳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割上選能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官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仕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闡閭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獻獄

史記晏平中嬰為齊相出其御其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妻為命婦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索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司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

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滎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乞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元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謔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嘯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叔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才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峙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

吉林本
道生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月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右所斬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慎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

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功之者不聽舊
本哀作褒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
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
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
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
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玄龜負圖
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
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

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長詩之不律燕謂
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製
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論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
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正堅密為後世法自古
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縷帛者謂之為紙縷貴而簡
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楮屑麻頭及敝布魚網
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
稱蔡侯紙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日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千旬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
之吾與人如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

何故不受子思曰及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

後漢祭遵字弟孫穎川穎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

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遊

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

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

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

龔祖暢皆為三公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姬麗者皆易

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
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
放之時人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
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怍色有
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
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誅郡國東至海
以軍兵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擢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
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名心綱常感憤慨然歎曰穢

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
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
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
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豕遂奏大將軍梁
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
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
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
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
書文帝之姦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
稱謝靈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
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

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為臨川內史有逸志徙廣州弄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官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閱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

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也矣皆有勲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

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吸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
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
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閭者而
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
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
誦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謚與之親善

魏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構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
限斷昔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
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嗾忿及
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
被誅謚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己子時賈右滂虐
謚干預國事權侔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火變》分六
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
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
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
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

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
王遂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
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
之邪正於是時有反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
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曆觀情以律
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兵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
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具
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
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
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弁以示奢也上表傳曰曹公

出濡須臨江飲馬權室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
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
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
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
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
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
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
盛也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軼
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軼其間不已甚乎文侯
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

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白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太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記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

恒

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其得筆勢而結字小
踈伯英因而轉精甚巧九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念念不暇草
書寸紙不見遺世亦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
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
東南馳至饒陽無葦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日
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
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菟肩因渡葭沱河
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代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人所止舍諸將

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
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
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詔曰子
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威箠召千秋至前千秋
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
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
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
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
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

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
廼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
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准
陰少年又侮信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
孰視倪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
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
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
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
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

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入曰我司命也
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
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
權權生亮及體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
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
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
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
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
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
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
與鄉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

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外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菊子訓晉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見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驄出東門陌上徐

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以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死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官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拜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俯首刮席不敢視右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

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
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
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
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
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鄴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
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
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
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鄴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
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

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
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
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魏
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
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
已廼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治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十人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連汝南人博學好
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
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
其略曰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問田家無所有酌醴

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成陰賊感蔡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不幸害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入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車車趨人

之急甚於已秋既陰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外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打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求平中為三公會稽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日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

謝承石漢書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斬妻夜執燭盛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日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堂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婦人戴過朝者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麴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弑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

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乎性好履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履神色開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史述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

初起往視子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立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起改為魯班初平改為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充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

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飲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具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復引出皆三穴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綠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

鮮豔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請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

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久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太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行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千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任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

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東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濡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揚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器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

志賦詩云穆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廉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餘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投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事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拜衛尉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珎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鮎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殺愷用赤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瑋瑋替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

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表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右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右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右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右右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履令仰文帝就視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喬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向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官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標蒲垂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溫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

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絕
舉集其門九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
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
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九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
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有所薦
舉惟恐人之聞知休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
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
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九為御史
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太司徒太師歷三世居公
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右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
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
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
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
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
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辟命矯子法
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
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允
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符聞箕山人乃似爾
耳許曰篋篋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止我雖短無沾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而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二世笑而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

律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在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勸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切為君耻之至師曠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終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曠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官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

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監田蕪數萬畝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藥巴喫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藥巴蜀都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且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火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荅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兩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且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
若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王曰
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
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
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
內御並觀之枝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割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
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
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
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

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
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
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而自任京師數為朝廷在位
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瓊曰此兒有
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
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又嘗語人曰與珍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珍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譽
玉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
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瑾見
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
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
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羨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飛燕籠於體輕衛后
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魏曰衛氏出平陽
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諷者武帝被羈上還過主既飲
諷者進帝獨詒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

羊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上拊其背曰行矣
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
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
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
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
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
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顯寵十餘年皆無子及
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
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
在昭陽殿右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
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酒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蓋之酒家討千日滿酒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酤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掬酒澆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擔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嚙肉頽然後醉嘗醉與

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性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借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颺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颺者繫散行汲羨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颺者至門請曰土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哉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颺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颺者門謝焉後乃

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羨人之衣者羨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王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棺於北方
謚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兵都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為庶員其才自謂必參時政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奕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蒙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旨深遠足暢被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

孝廉代官其所
秀人舉曰且方
見天子奉

孝廉，名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替古少知名，中丞周強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言以理服之，而頠辭語禮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笑之林。數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焉。

仲宜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宜，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宜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

靈蛇珠昔隋公曰

後蛇珠

海中

啓王

於太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債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六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自舌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

針 鷄 鴨

餌以魚肉之香也
高下之形ノ行ノ成

錄行
十二分

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入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
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其馬買則先問狗已
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佐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
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
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
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
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
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
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
折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策

姓鄭氏
甲申
白奴甲申百七
有七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
家僅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公及姊子夫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
章右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
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得賢裨王十餘人衆
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
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
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
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右姊子年
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
將軍右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人

卷之五

五十五

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
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
右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
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信之與出游勃
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巨
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
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
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
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木鼻少言語初有
隱德入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獨異焉
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隕然有公輔之
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末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
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晚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
析玄理微妙有音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
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
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義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
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

候不慧，蓋世所謂白髮。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躑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魏為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訖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瑾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右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督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感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子保衛瑾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石右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書泰誓曰商王受訖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曾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石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

陸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危大主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
 聽上曰曉入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
 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邳惲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
 寇賊羣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不
 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
 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之文聖意非狂
 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
 侯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受詔帝乃迴從東
 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
 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
 廣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再遷長
 沙太守

天子四年一度四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
 九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
 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
 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
 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
 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右數
 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用善書給事
 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
 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
 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
 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

因圖人入形

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_七縑，夫人自紡績，家僮
 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_{百姓}微，是以能
 殖其貲，富於霍光。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